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六

建安葉賁子實　編

中書侍郎

總說　聯珠云中書侍郎魏官漢時已有中書郎魏文王初中置通事郎後改為中書侍郎自此始　唐百官侍郎志二人掌二令之貳朝廷大政參議焉　臨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為奏之獻替幣則受以付有司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至大唐五年紫微侍郎乃復為中書侍郎　国朝元佑官品令中書侍郎正二品兩省侍郎為執政官

故事

王沉字處道少好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補中書郎

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陸機以文學轉中書侍郎晉中興書孔演字元舒晉國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郎少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博文練識舊典朝儀軌則多取正焉由是明二帝並親愛之　王濛字仲祖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與劉惔俱為中書郎太祖輔政濛惔並教侍接對號為人空之實曹毗集王仲祖誄云入翰中書職典禁闈藹蔚華幄芳逸雲務　范寧字武子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成公綏高才能文當世顯名賦頌見傳世祖時為中書郎

沈約晉書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
肅然改容　嵇氏世家嵇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初
不立草　卞伯玉赴中書侍郎詩曰大方信包容優渥逐不已
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東　隋書元善拜內使侍郎上每望之
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　薛元超高宗
時為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
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岑
文本字景仁李靖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
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
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

譴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在遣者幸得
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郭
正一除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誥彰多
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杜正倫為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
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聞龍可擾而
訓然領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此意不
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
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樂宴也 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宗御
殿文觀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
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

少意趣未定常須推多謙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
競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覽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
又崔沔當官正色未嘗撓沮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令之中
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无事也
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可濟理豈可俛然
偷安自是每有制勑及曹事沔多所異同

四六

全篇伏審祇膺中詔入侍西臺翊賛万微克懋格天之業
踐更二府共歆稽古之榮涣號延揚敷天咸喜共惟　某
官德尊一代智傑万人衆推為王佐之材自任以天下之重躰
道則六通四闢而咸在應事則千轉万變而不窮早被簡知亟

躋華顯泊居常伯適在版曹以邦用封靡為近憂以民力凋耗
為深患間緣造膝之對力陳逆耳之言不惠失於在前寧輸忠
而補外起公於師帥之任付公以宥密之司旋降芝函改臨鳳
沼尤輔惟新之政大闡至正之門載績武功以銷未形之患誕
敷文德增築大平之基式副具瞻行膺爰立伏念某多仇火與
敎免稀延迹滯南冠莫遂望塵之幸魂飛東閤從送頌德之誠
鶯池滿不波　鳳沼神深　絲綸王言　西掖垣　鳳閣
雞樹久逾滋　壁門天邃　出納帝命　清功楚　鳶者
鳳池乃賴政事之本原　與參政事之本源　畀開寵命
雞木　宜歸天下之名德　益廣聖賢之事業　增煥通司

樞庶政之源益茂謀謨之績
正具瞻之地更觀調一之功

中書舍人

總說

掖垣叢志云周礼春官屬有內史外史御史之名王制祿贊為之以方出之注贊者為之之辭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又曰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春秋時東里子產潤色公孫揮善為辭令董安于自稱秉筆贊為名命楚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皆其選也漢為中書謁者令置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黃初中中書有通事郎後改為中書郎又

加舍人二字疑始此晉中書通事舍人掌詔制陳書劉師知孔奐等傳並云中書舍人掌詔誥唐元和中詔中書舍人準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相臣又云梁始置　唐則以久次一人為閤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專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掌制敕

故事　南齊書呂文顯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万其後玄象失度王儉請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　傅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明帝聞之賜漆

合榻盤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　晉中興書劉超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謹稱　徐邈字仙民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孝武宗之　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才隨書虞世南拜內使舍人煬帝即位頗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　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国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于政理冊奏之工時无及者　唐書岑文本拜中書舍人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国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

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　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尚封事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　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遂无一言駁論者若惟署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故事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事者專知機密謂之觧事舍人馬周字賓王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无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也　徐堅少好學偏覽經史左庶子王方慶賞其文

韋與宝常称曰掌綸誥之撰也楊再思又曰此鳳凰舍人樣如
此　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為
德音自開元以来言詔誥之美時称常　蘇頲傳景龍四年
初定内難惟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文詔填委動以万計而
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該主書韓礼談子楊傳書詔草謂頲曰乞
公稍遅礼等書不及恐手腕将腕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
思若涌泉嶠及　李嶠為鳳凰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
特令嶠為之　王易從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凰舍人故
號鳳閣王家　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舍璟每謁政事特有
中書舍人崔琳達於致治璟筆以礼爲晋謂人曰古事問高仲

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常處厚穆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諂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平叔歛以射利中帝意以帝大任以權鹽舊法為弊年深歛官自粜鹽可冨貴強兵疏利害十八條特宰相不能奪因下其議處厚與是奏議發十難以詰之帝然後深知害民乃止平叔於是始有疏斥之漸　齊澣為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　高郢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何焚之對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曰其兼加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

册皆浩為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鄭略為中書舍人咸十年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略洒翰泉涌動无滯思言皆破的同儕閣筆推之　白居易穆宗時為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韋承慶累遷鳳閣舍人承慶為文迅捷雖建国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陸扆拜中書舍人扆文思敏速初无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　賈至天寶為中書舍人肅宗即位於靈武王皇遣至為傳位册文上皇覽之嘆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册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継美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　許景先開元初為中書舍人以文

翰見稱中書令張説蘇頲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炎峯激流嶄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封氏自太和已来世居兩制舜卿從子德昭特爲翰林學士舜卿特爲中書舍人叔姪对掌内外制時以爲榮　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敕稱思敏達語近而理勝不務其華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集賢記注唐徐堅祖孝德父齊聃及堅三世爲中書舍人皇朝衣冠无以爲比虞氏雜説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　通典自求淳已来天下文章最盛台閣髦彥无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諸官莫比焉　九国志南唐韓熙載爲和州司

馬文之召為中書舍人乃始親識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前蜀
庾傳進中書舍人特署百司誥命典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國朝初王祐拜中書舍人詔撰晉照王寺碑經宿上進中外
聳其神速　范質加中書舍人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
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辞使者以質対周祖嘆曰宰相
器也　崔祐甫遇事不間　顧少連以謹審称　徐晦強直守正
杜元穎多識朝章　張大隱有大臣体　裴垍精鑒所薦得
人　杜牧之指陳利病　高馮列上五事　吳融疊十許葉火
選成語當意祥　王仲舒文有古風　蘇頲為代言最歎易一
字不能　李嶠號文章宿老　張九齡為詞人之冠　又號文場

元帥　蘇頲文陣雄師　本朝大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
相賀謗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四六　全篇伏審茂对恩綸峻躋詞曰裁五色之詔分書上直於
紫微扉兩眉之班聯英巫趍於冊陛渙乎甚垩晉接雄新
叅惟　某官膺問揚庭清標絶俗凡第競美玉山高峙於兩峯
師儒所淅宝藏奇探於万鎰自趣还於虎節即爪侍於龍墀曉
随根堦之朝夜想玉珂之入風回溟渤繫水三千雲近蓬萊去
天尺五果毂絲絇之侍晉叅簪橐之華渙邦號於風雷沛天恩
於雨露近玉皇之香案已著侍臣之冠綮丞相之沙堤亟拜上
公之冊某迹闒戎命敬託下風忉拱清都莫接雲霄之英身慶

奕嶠但分營燭之光伏奮逢辰得志接畫蹤思螭頭記天子之
言父藏金匱鳳閣目舍人之樣肖觀氷銜士歆稽古之榮朝寀
國賢之福共惟　其官猶浮玉疊岑擅金籯的道德之淵源高
眛千古絕翰墨之畦逕自成一家遠陟王宮即登冊府身為國
史濮叢班氏之香口伐可汗不屈漢庭之節既判范而試可宜
鳴玉以路華況迸璽牙孶之秋頫禁瓚論思之傑山東穗詔使
扶杖有感奮之心淮南護譏无潑漾相姍咲之語得人之効從
昔以然火頊龔袞六之辞共坼畫一之治虞夏之書渾渾尒孰敢
並馳伊望之業凜　手自然平步其契緣偶塔好重鴿原肯睽
隔於超過功　瞻翅於賀厦龍踰華袞已叨一字之褒綸氣轉洪

鈞必念八荒之橐物

朝廷之旨麾號令一世於文章　言惟作命執形播告之修

儒臣之詞命語言實關於政躰　令出惟行厥有典刑之自

德意志慮正者必有道揚之言　故專司於外制

訓詞文章古人最惟煩慮之任　常有待於名儒

奉天罪逆已感動於万夫　此皆持筆而允所忌

覩博代謀至震悉有兩傑　是以拖令而罔不臧

世之安危功實資於出命　文章治道之鼓吹

文之高下勢蓋係於當時　誥令朝廷之羽儀

才子遴集則韵華之典粹醇　惟巖徐枚賈之於漢

藝臣登庸兩商周之書類要　及常楊元白之於唐
下敵西掖之居　豈止演明賞罰之訓　力述類要之餘風
仰摸紫垣之權　蓋以梯媒疑丞之才　尽布篤精之誠意
太一三光之達仰昭於天象　斧藻英猷鼓動中和之氣
内史八柄之法寔掌於王言　羽儀最侍翁彰奇異之能
登近署之榮階　亟試才於樞府　踏四户之疑最　辞成楚宝
極斯文之盛選　俄錫命於綸垣　分六曹之平決　林叟瀛風
雖四户櫃權非當世之公義　遂中明於四禁　剏内制之深最
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　俾分領於六曹　極西垣之清要
但謂内朝之法　遂則追直閣之司　雖未聞政而聞事

安知宰相之屬官　近則道格正之任・蓋須有德所有言
正脉周公頊悉之誥　潤色除書　垣明追二帝之書　詩論
助成漢家渫稟之大　論思正本　渫享过两京之制　顧問
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　緫為贊書任乃古之内史
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　觀諸正象文循天之紫微
兩漢之制雖上覩於遺風　司内史之贊書　因人發揮
三代之文可復还於合日　綴井泉之法從　為世風来
河西諸將續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　西台本政事之地　涌泉
河北叛臣聞詔令而致武夫之涕泣　内史多語命之文　脫朊
雖常袞揚炎僅各擅除書德音之美　見王者之志存乎詔

如子產大叔蓋兼有潤色討論之功致天下之勳係乎辭
右史記言已膺高選 非獨取之以文 賛為名命 典章一新
西垣視草復陟近班 蓋將試之以事 服在從官 名實皆正
唐虞爲盛渥潤著於典謨 追歷代垣明之作思若湧泉 亦埒
商周甚隆誥曲形於盤誥 當太遠播告之修言皆破的 黄閣
參耿納論思之任 文章號令之司 雅正渾厚 文称蘇李
司典謨訓誥之文 轉相称綸之業 溫純宏麗 事問高崔
能讀墳典丘表之書 金相玉振埙三代之文章 潤色討論
習知漢晉唐魏之議 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 文争政事
在昔西垣之禁密專用詞臣 進思進忠 致聳天下之聽

於金右省之清華兼董吏事　言推作命　形容聖王之心
端良博洽之士　獨坐対紫微詩已題於居易　身父之作訓辞
論思潤色之臣　當階飜紅藥旬仍得於元輝　安于之賛名命
典命書於右曹裁成大訓　雖潤色　書允賴詞章之富　謨藻
奉論思於武帳祇告嘉猷　然論思政躰必資風節之操　判花
發揮帝謨　紅藥飜階　問釐宣室　盜綈襝之褒言
皷舞神化　紫荷橐　起草明光　居右曹之宣令
元豊外制之職乃歸舍人　没鄭論思寔漢廷之羽翼　演綸
紹聖宏詞之科以侍文士　常楊潤色為唐室之光華　草詔
問釐室宣結知无愧於昔人　豈獨商盤周誥專渾灝之文章

起草明光殿事更有於他日　抑亦先咨肄俞備清閒之顧問
南宮那錦既改七兵之書　宣室前登問鬼神於前席
而披判花便裁五色之詔　禁林試可給筆札於尚方

知制誥

總說　紀原云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六員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一人知制誥領進書開元初以他官掌詔勅冊命謂之知制誥宣宋時選用尚書郎蓋先是率用前行正郎皇朝自司諫正言以上參用之　又續事始曰開元元年蘇頲王琚為紫微侍郎知制誥自後以他官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皆称詰誥予按梁書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兼中書通書舍人則勅知制誥紀原謂起自說未盡也

故事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彩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誦元稹歌詩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過稹謫官江陵甚礼接稹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对曰今為南宮散官郎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　元稹知制誥凡詞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盛傳於世也

李伯藥隋內史令德林之子百藥之子安期亦善屬文自德林至安期

三世掌制誥蘇頲與紫微侍郎李乂对掌文誥玄宗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號曰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　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乃拜議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辞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理無嫌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辞李見知時人称為蘇賈　權德與為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出自御札始德與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岱卒郢知礼部貢挙獨德與直禁垣數旬始帰寓工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劳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德與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崔沂昭宗時知制誥性頗守道

而文藻非優壹與同舍顏蕘錢珝袁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敕千
無妨談笑而沂自媿　孫處約中書舍人累年中書令杜正倫
奏請更殺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
事何須多也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
殿対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日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
贊詠帝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対曰人主當進賢退不
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不時周墀同対之之端
懍公權詞氣不可奪翌日降制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
故　孫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
以来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九国

志南漢趙光裔以膳部郎中制誥特兄光逢為翰林學士兄
弟对掌內外制誥時論榮之　國朝初王祐以比部郎中知制
誥時方平蜀詔命填委祐致思敏速有餘力焉翰林學士陶穀
見之深加歎服李昉書命精當頗得典礼　淳化中趙鄰幾拜
左補闕知制誥鄰幾為文師庾信徐陵之体每攄思必欲融色
坐非千餘字不下筆而屬对精當致意縝密人不可偕及掌誥
命不能剪截浮詞時論少之　三年以李沆王化基為右補闕
知制誥太宗素聞沆混有文學會化基上章自陳因令中書各
試制誥二首帝嘉之故有是命仍賜錢百萬　王旦拜右正言
知制誥又祐以清名久掌書命不才年旦能其任時論美之錢

若水有人倫鑒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梁棟之材 貫
不可涯非吾所及也 至道三年以上部郎中館修撰梁周
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二
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授焉其後薛映梁
鼎楊億陳堯佐歐陽修亦如此例 大中祥符七年陳知微為
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劉筠為左司諫知制誥兼賜金紫仍特詔
筠在知微之上帝以筠所試為優特有是命 鄭戩佐宜城幕
故相文定公李迪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累為知制誥制詞
深雅時以為有常楊之風 謝絳遷兵部員外郎嘗上言議宣
祖不當配感生帝及推洪範以明水災及請罷先生處士之號

寓危邊背之眼宮市寵簡之器内除斷予之倖引變以藏国以戒廢治皆合經旨權知制誥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　治平元年知制誥祖述擇獻皇極箴紹英之　晉天福中召入翰林學士知制誥北戎入寇少帝漢祖等出征是夕范質當直少帝令召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以閉慮泄事機遂獨草以進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稱之　東齋記事丁文簡公度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贊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撿也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長安夢登塔見將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　既悟遂

改名朴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人同詣金天帝廟之
靈且來夢夜中夢明懇下草制誥語同人相慶日它日為制誥翰林學
士矣雖未以為信然乃陰自嘉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
賢院知制誥如夢云　翰林學士楊偉秉小筠一日除知制誥
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筠者乎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
必設榮褥於庭面北拜聽閤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閤
長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焉惟裴
庭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
唐也予為舍人日邵與宗人院不疑為舍人閤長壓角時議美
之歸田錄國朝之制詔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

命者纔三人陳堯叟楊億及修參與其一尒　吴通正通元兄
弟並為鄭畋思不淹氣成文粲然　張九齡作賜渤海詔被詔
輒成　子邵明有大典册必出其手元稹変詔書軆務純畢明
切令狐楚訓詞犀利絶人遠甚

四六

於周則召公呂扶之制作繼有訓官　文章追三代之風
在商則仲虺傳説之謀謨並為雅誥　號令聳四方之聽
倣周礼内史外史之職　湯王之初則仲虺作誥　分職攸司
襲前代尚書中書之官　成王之世則周公其人　號為兩制
周内史之贊善兼八掌柄　斉慫委任貽戩回户之權　掌書命
唐舍人之草詔猶押六曹　唐貴參謀書美五花之判　參法從

乃若帝王之訓誥誓命皆其公相之為 鄭多名卿子産國僑

至如諸侯之辭令贊書亦實丈夫之事 楚有文士屈原宋玉

讀湯誓則赫然見神武之奇勲 吞淮南之詔文久侍於長卿

覌洛誥則秩乎識太平之儒績 受宣室之重慶將前於賈誼

王者審乎出令莫重訓辭 木栖雖而閣巢鳳 首居四禁之嚴

儒臣職於代言是為極選 階雖亞而碉緣旨 分掌六司之事

先朝廷文章之任國為儒者之至榮 撿閣則御史之贊書

代天子譔制之言石極士林之高選 任漢則中書之視草

給北宫之札才奉誠言之業 但然帝制國推希三代之風

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 名世之才 侯藻之工

国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国先敗事　代言之任　判花之援
榮煌之產士亟進於三台　訓緯之任　上應紫垣　綱維星垣
債切之司勤誇邃於四禁　侍從之班　密邇黄闥　上法天象
誦要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　帝王之興必有文章之制作
讀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感涕　朝廷之務必資才李之討論
泛樓船於汾水奉觴西流　勝文勝質辞尚乎斷虞之經風閣
校羽獵於長楊献賦行在　吏畧變斉理帰手至魯之道鶴梁
碎玉上帝之府　肆四户之彝儀　九房講儀學閣章具之套
太微天子之庭　紹三豐之典訓　七閣著縁更資才敏之称
南書類尔仲虺為作誥之臣　惟布宣雅諭之情　不匱厥旨

周文館：：我史佚處立言之任　則精識自然之感周不足字

丰綵紅藥之階入踏鳳流　華聘春秋之筆　拖鳴玉於紫庭

別賜金蓮之燭榮陟鼇峰　相如典冊之文　綠翠纓於清關

刑咨德意揭好惡以示人　職關出納之機　侍從之論思爲職

鼓動綿區迪中和而成俗　事係安危之本　書命以體要爲工

四戶各居上直夫文之柄　豈但精誠之咨　制規二典之謨

八柄爲重副蔵王命之嚴　矣繫播告之修　言令六經之訓

極儒者之榮榮重文章竊墨之選　厲爲一時　忠義之氣　同結

敍天下之動意閑翔達龍令之施　市宣九重　德意之字　漢章

武夫揮躍於片言　孟堅文章　紹擇紫泥

父老負荷牧舍死　何相訓典　石綵紅藥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六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七

賀啓　建安葉蕡子實編

尚書省

總說職林充試舉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司會又其職爲鄭元注司會若今尚書秦時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稱主也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二人爲僕射四人爲四曹出納王命敷奏万幾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泉藪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〻爲天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僕射下尚書分領諸曹漢以來謂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則天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又唐書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戶礼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唐亦謂南省　宋百官志周官司書鄭玄云

若今尚書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上与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今惟銓選與故猶右而幕職州縣中間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旦曰吏部与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爾　尚書省掌六曹諸司文書施行制命奉省內綱紀程式　正御史糾不當者聽內外枉屈辨訴凡更改申明勑令格式一司條法議定以奏若朝廷有疑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辨定疑獄奏覆凡六尚書之務本曹所不能決者總而決之

故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周密自著外內無間　應劭漢官儀冲帝丁酉策書大尉趙峻三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令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与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

和帝丁酉策書故大尉鄧彪元勳之族三讓弥高海內歸仁為群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令彪聰明康　可謂老成人矣黃耇元老詩書所美其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又殤帝策書張禹忠孝篤其以禹為大傅録尚書事百官揔
已以聽　帝帝詔曰司空年矣馳典耽六年勤勞不怠其以年
耽為大尉録尚書事　靈帝癸巳策大書尉陳蕃忠亮謇諤有
以吐茹之節司徒胡廣厚德允元可謂老成矣以蕃為大傅録
尚書事　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九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
政事不帝首尚合或問溫室省中木皆何木也光答以它語其
謹密知此完試舜於大　麓處說持平　蜀志蔣琬為録尚書
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拔萃處衆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
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伏　王隱晉書元康元年
詔司徒王渾秉德中正識量洪遠歷位内外文武勳庸著在方
策宜參預機衡以亮天工　其令録尚書事　晉起居注穆帝
永和中詔曰尚書万事之本王化所由宜三二親賢以康庶政
侍中撫軍會稽王昱清劭秀令朕所憑賴其以本官録尚書六
條事　謝朓為明帝拜録尚書事表曰無以輔佐明堂遺象麟

問　司馬彪續漢書云固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冲帝立以太尉參錄尚書事

尚書令

總說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晉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　晉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服納言赤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都揔攝諸曹出納王命　漢官典職尚書令主贊奏揔典綱紀無所不統　齊職儀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令之職掌封奏令贊文書僕射王閣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故號八座為元凱謂以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唐百官志尚書令掌典領百官

其屬百六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
六曰工部　注兵吏為前行刑部為中行工部為後行行總四
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太宗在藩曰尚為尚書令其後人
臣不敢居遂廢其官廣德元年大宗以親賢有大勳遂時拜尚
書令　六典尚書令掌總領百官儀刑端揆其屬百六尚書法
周之六卿凡庶務皆會而決之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
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
後稍以委任及光武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
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官魏晉以來其任尤重皇朝武德中
太宗初為秦王嘗親其職自是闕不復置其國政樞密皆委中
書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
故事　後漢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屬未平不
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遂止　前漢張
安世以父任為郎天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

安世識之其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授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　後漢尚書令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
御史中丞相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侯霸字君房
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韋彪曰天下樞
要在於尚書　鄭洪字臣君為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
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敬納忠
諫　東觀漢記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樊準為尚書令明
習漢家舊事周密畏謹　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
屈撓　韓棱為尚書令以節儉自守　謝承後漢書左雄順帝
立虞詡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由是拜尚書
令奏崇經術　左雄掌納言多所匡弼每有奏章臺閣以為故
事　郅壽為尚書令初壽為僕射章帝賜諸尚書劍惟壽等三

人手自署姓名尚書令歸稜楚龍淵僕射鄧壽嵩漢文尚書陳寵齊角鍛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厚謹又不外見故得鍛成其見異如此

任防為尚書令取與樞機竭忠於國數條便宜識判時政以補闕失言旨切直劉祐拜尚書令正身執節前邪撥曲不撓權目

羊陟拜尚書令明省選舉旌賢退惡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選舉拔擢天下英俊及二千石長吏功次者用之　楊淮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選舉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衛權為尚書令加侍中下室曰聞權視尚書如參惟視諸郎如孤屬　唐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與樞機數有直言英策處官在職不言貨利之事尚公法不阿所私京師號曰治身無嫌唐仲謙　郭賀字喬卿為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　楚國先賢傳　左雄為尚書令天下精選言其

人不素發也　魏志荀彧為僕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皆與彧籌焉　荀彧自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下用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　晉太康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當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每選此官常重其人議郎王戎清儉履道肅勲著于邑試其以戎為尚書令　桓溫後欲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遺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魏氏春秋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不可及雖顏子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劉巴字子初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　呂乂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眾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不煩號為清能　晉裴秀為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

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荀勖守尚書令課試公史
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
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
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王彪之字叔虎為尚書令與
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無
不得判　王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
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彦回時為司徒録尚書笑謂儉
曰覩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曆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
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協抗志尚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荀
最集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皆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
尚書令揔事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　謝石為尚書令上
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司揔括百揆寔總王猷式是群辟故
必簡德而授量才而受　沈約晉書王述得官無所辭為尚書
令子坦之勸讓述曰汝言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

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晋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
百揆之首總參機衡出納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
忠允清正道理經遠宣通文武謨勲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車
騎如故　摯虞尚書令箴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風雨
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
才　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琛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應樞機
在身　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壁曰旨行
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顛引之不已則遣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晋義九品議尚書令
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唐宗以郭子
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宗昔居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詔
不允勑令宰相百官於尚書省送上了儀復表讓不受許之

左僕射

總説 前漢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宋百官志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為左僕射衛
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　魏晋謂之尚書僕射宋
則曰左右匡政唐龍朔中改左右匡政光宅中更名文昌左右
相開元改曰左右丞相天寶後復為左右僕射掌統理百官紀綱
百揆李絳傳尚書僕射師長庶僚即丞相之任漢鄭崇為尚
書僕射隋高熲亦為之唐李靖劉從房元齡鄭餘慶並為左僕
射　唐百官志左右僕射各二人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
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　唐新語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
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
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
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国事韋安石為僕射
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春明退朝録国朝宰相為僕
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文

忠孝文清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恭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石元懿一人不歷書侍郎便為僕射

故事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直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後漢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悟其言即時還宮 後漢鍾離意為僕射以上疏忤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魏志徐宣為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陳泰為左僕射典選舉 李傕等欲買詡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紹以嫡庶不分覆宗

職國肇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珍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吳志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太傅謝安生琰琰生混混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　山濤清虛恬簡轉左僕射　周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好酒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霸府分除起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王珣為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眼　刁協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无練習故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加性聰郎多諳故事朝廷憲体出入咸儀唱賛一皆禀於協當時稱為彊記　袁樞好學手不釋卷謹惟周密清白自居為左僕射弟憲幼聰敏好李有雅量為右僕射憲舊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齊王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未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王虔中立无所云就

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唐載至
德為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百姓妙經省陳辭至德已
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之解事僕射所以未許公乃不是解
事僕射請却付牒來至德笑而還之議者尤稱其長者　裴寂
遷左僕射稽首言臣初發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
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猶未也要相
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房元齡進
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牒訟日
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李靖仕
隋為殿內直長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後以取
定襄功遷右僕射請每參詢恂二似不能言以忱厚稱　蘇良
嗣還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
宰相行來勿犯之　竇為直為左僕射以公累自書　宋暦中

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車不為之却因上
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雖
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書其姓　房元齡代
長孫無忌為左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
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
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
者稱為良相　宋璟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
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之　李揆唐第一人　鄭餘慶以
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　溫彥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　九司
忠唐李昇世家楊渭建國以昇為左僕射參政事乘剗亂之後
漸復紀綱修典禮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　至道元年呂
家正以左僕射罷相上召謂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故事
煩多俾均勞逸蒙正頓首謝　東齋記事曹利用先賜進士出

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為貴也

四六　全篇延溪大槪朝登須需選衆得賢君舜湯命相之日縉
紳相賀如文當宣麻之時誰呼方方發勳列辟恭惟
甚官男自仁出忠由孝移變謗傳世南之風收義寧神支之德
入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極社稷之艱危靜胡
塵於談笑周瑜赤壁之外不見為功謝安淝水以還未聞相業
公獨得於無備事非止於一書樞府出而全蜀安裘衣歸而敵
国懼果將受正弍慰具瞻然大臣以道事君而春秋責備賢者
願以天下而自任勿謂吾君之不能魯国侵疆未歸貴瑞在於
孔子樂八為人好善喜竊司於孟軻聞俾古人獨專其美某云云
恭審陞自樞路宅乃有台惟上相之巔而正朝虛為已久非天
下之鉅人長德屬此者雖歐声既畢所暨咸登恭惟　其官告
悲不形於色安危自任於身如太山喬僕之靚深兄為而人自
仰老和風慶云之氣衆不蘄而物已字發屬有替經濟方展觀

其恢張万化之意固非啻恭一切之閭民亦百官得充委付之
术尽上疏歷蒞是用尋信而愈隆告于大廷陟以左庶雖庙堂
之維舊而風彩之一新魁柄不公豈疑有幸而賞可同到默協
猶曰無助而何為正君在初枝士宜情民之貧者無富固將之
勝尚先敗军朝廷治而四海從革夏然而百蛮服古未有改言
之似迁置乾坤一擲之中世豈不為之快然帝王万合之李公
必有愛於斯某須以任言救蒙殊遇乃至延訔於西府相與為
追於嶽宸事有作难退而静俟令两賢合愛而並相此其將我
當大鈞所播而不恭信乎命矣
進特魁柄正名位之久虚　宜選於衆奪恪于皇天之才
獨斡化樞見君臣之莫闇　使鹽刀察讃迎我商后之烈
人主之論一相考卜惟难　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自九圍之式
太宰之總百官寄托尤重　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家
冢宰之於周統百官均四海　王名左揆　大昌万化之原

丞相之於漢附百姓撫四夷　分守東臺　僕射百僚之矣

惟猶與綸　位百寮之冠　握機家司　上宰　魁柄

陛冠家司　調大政之元　正聲紀系　近司　省主

師長百僚　納言加首　領端右之司　燕犀御史之職

統理庶務　翳唱入門　既文昌之相　上應文昌之星

端揆之司　元　元臣洞開耳目

樞機之府　山濤之任簡　羊祜親處腹心

右僕射

故事　晉永昌元年詔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万機護軍周顗可右僕射領軍正遜可右僕射　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吉政思量洪濟蒞官盡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僕射　羊祜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机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秉德清邵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

右僕射　趙善爲左僕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深自謙退其職務充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高隆之爲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周惠達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礼樂缺然惠達與礼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李遠除右僕射辭太祖曰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勝俊邁所以重其罪責八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無笑朝廷欽爲選衆而季何足爲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至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　唐高祖受禪謂裴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翫仍詔尚厨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賜延之卧内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礼莫與比長孫無忌帝以皇后兄又相友器待甚厚常出入卧内進尚

書右僕射　杜如晦進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
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　高儉字士廉遷右僕射
上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監監国命攝少師
于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関中者以儉卿也　李靖為右僕射以
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乃下優詔授特進在第攝养
每三兩日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賜靈壽杖助足疾也
戴至德遷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輙美
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
不顯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
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後宗知
而深嘆美之　褚遂良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
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国元舅
有不如意使上有弃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
国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弃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

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望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徳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悦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遂良何致笏殿叩叩頭流血司还陛下笏丐帰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会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真宗朝帝時向文簡拜左僕射麻下曰李昌武為翰林学士當対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対曰臣今自早候対亦知未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却対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帰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除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曾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烈得隆重眷何
珠曰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人曆陳前世為僕射者
勳勞德業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
疱厨中問合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会亦寂無一人明日再
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中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四六

金篇伏審天胙明聖當属精更化之初相賚真儒得大有
上古之朋咨廷誕布率土交欣恭惟　某官經李通明性
資沖茂辞章清麗攬芳潤於長淵器宇恢奇兼雄峙於喬嶽万
里倡十連之治一朝居百辟之尊盖由造旋乾轉坤不可測之
神而妙之以道故能建壞植散群不可撓之政而行之以忠恭
手元精貫以皇極必將尽收財成之效永為不朽之圖其方澤
畔行吟豈無烏獲之力而去者獨筆端膏才已傾滄海之水而
濡之何止從事十部之賢足勝通国万人之沮唯不死霍氏寺

權之日固非偶然既幸及蔣翁受立之辰尚期自竭台銜多暇
秋令方清願精從鉢之調用副華夷之望
當軸而秉周鈞方賴同寅協恭之助　位雖次於周公
訏謨而務天緯兼收善謀能斷之長　兼實專於伊尹
邴吉尚寬魏相得同心之助　召公為保實參姬旦之為師
宋璟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　元齡善謀亦資如晦之善斷
擢登以補　巨川之濟　家司鼎軸　餘見宰相門
實首中台　岩石之膽　雖頻接席

聖宋明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七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八

建安葉蕡子實編

參政

總說 秦置尚書丞二人漢因之唐左丞掌轄諸司糾正省内掌吏户禮等十二司右丞掌兵部等十二司後改左右肅機 國朝初有左右丞後更為參政 初隨蘇威高熲參知政事宇文述等參預朝政 唐魏鄭公戴胄杜淹並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崔仁師等參知機務李勣參掌機密劉洎岑文本參知政事 國朝乾德二年趙普為宰相太祖患其專問陶穀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對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自此始

故事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

起於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
理實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棊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何罪置
之弼其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
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令武遣使
召之

唐崔仁師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　國朝竇偁
太平興國四年夏以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同在上幕府
琰便佞能原意旨偁嘗疾之上與諸王宴習射琰侍上側頻稱
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耶上
失色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琰涇州至是始大用偁偁中謝
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
非也以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耳耳偁頓首拜　至道元年詔曰
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合而為一先是開寶中宰相趙普初
議置參政之日與宰相異等

止銜別設位輒於丞相之後不預知印押班不得升政事堂自是
吕端作相以準尚參政事處準不平故引近事為請以慰其心
焉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采孤寒俊茂為無私掌吏部選
事除授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
詩以寵之賜予甚厚　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
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以為參以問
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
下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脩德政可以克之上曰卿言極是
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　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
此慶曆七年冬貝州兵士王則據城叛時詔明鎬討之師久無
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忻然委之又曰具字加文成敗卿
為生擒此賊至來踰月破賊凱還除平章事及見之勞之曰卿朕
之裴度也彥博歸功於明鎬詔不允　　退朝錄參知政事交見

其進拜者盧朱崔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
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拾遺魯宗道爲
參知政事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
不回或議少異則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故時人謂曰魚頭公
蓋以骨鯁目之也歸田錄丁晉公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參知政
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之制除丁甚恨之　蘇威與高熲參掌朝
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
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戴冑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
嘗謂群臣戴冑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厉行情深體國事
有机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劳爾　杜淹字執礼檢校
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知名　魏證字元成正
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
幾致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鑾輿居長龍衣冠帶力宿衛東

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證勸我行仁義既効矣　蕭瑀復參預朝政　帝曰武德六年太上皇有廢立議頗狀挾不嘗之於於昆弟弗見容瑀於次時不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　魏證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持守即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

四六

全篇疏恩西垣正位秉府樞軸右轄久司動運之元台柄左旋益契精神之會皇靈震疊國勢尊安竊以一人負扆以南面而四近羲冠而拱北並綜衆務均為大臣外以師保方民內以儀刑百辟唐室參知之任實同八柱之承天藝祖訟罷之因盖慮一鶚之挾兕凡虎之雄世若籌略之齊時既安危自我以身　則宰輔由茲而次補敢竊窺於廟論知默定於聖心恭惟某官締武經文開物成務虎符犀節雖云中外之佃翔

煙閣雲臺終豈功名之貸含不緣介紹親結春知感望大震若
孟容治獨高於夫　府英風推莫如蕭疑政尤偉於荊州覽形
勢於目中机緘於掌上上姑以丈二組撫選撤坐收白務之謀
公遄被天一詔歸近班專興五兵之務啓心无隱造膝有陳渝
然雲龍之從歆知魚水之合鴻樞宥密折衝踰玉門之關黃閣
經綸調乜參金鼎之餗深惟邦本力講民天草鹽制以蘇閩粵
之民損夏賦以卓荊吳之俗長謠載路追配頌声協氣充閭蒸
為瑞物不蔽之富皆寓於人緊係國之永圖尽庇民之能事而
況歲年屢稔獄　不寬訓兵而兵強礼神而神聽將待殊鄰之
変靡忘上策之脩德方享於天心貴且窮於人爵遠茲真拜誰
復聞言帝期變度之相予國喜鄭僑之知政會昌之屬德裕豈
限儒科至道之登呂端其有故寶益懸虔中之望行胥虛左之
求某久託鈞陶欣聆制冊尚留天上恍聞環珮之餘音身落東
中阻預紳　綏之布武初猶強遣今殆欲愁闇室不欺念儒無於

大故遺簪周弁終有賴於至仁儻從翼北之空寧嘆周南之滯
願借鍾氏知音之便稍回鄒子吹律之春
德簡帝心智通　務亟拜前疑之峻實居次輔之崇狀日敷於
南訛屏陰氛之解駁幹斗杓而東措萬叶氣以薰陶方將招徠
時英振起國勢選將材以練軍嶒卑民力以厚邦儲薛濟事會
之來盡復輿圖之舊登閣風倚閶闔寧論霄步武之親臍沙
幕顧余吾會見鐘鼎功名之盛某伏讀明詔竊在下風不勝願
忠望賜之誠正有投老懷歸之計收桑榆於衆圃之積已分從
夫耕婦饁之謀理翰墨於簿書之餘豈能作主聖臣賢之頌
伏審茂對明恩晉參大政台躔動色泰階烟兩兩之待實層綿
休神鼎增九九之重當寧釋才難之嘆同行推德選之公袞綉
有光　絲綸惟渥恭惟　某官霖雨賢佐風雲壯懷舒舒淮水
之祥巖、、泰山之望會昌得一德裕異才首頎於當科江左自
有夷吾遠畧方恢於顯伐特逢昇旒之春從容帷幄之籌

惟茲四人共廸文王之彛教　精神折千里之衝
式是百辟要覲山甫之令儀　毓業贊万机之務
共領朝班總差丞相之一等　匪資耆德　果騎寅亮之職
通釐首務非特尚書之万机　孰贊廟謀　用究爾諧之業
如范毋陽推大謀於慶曆之除　彌綸大政一日至於萬机
若王臨川持高論於熙寧之初　體貌近司四岳均於百辟
果副民瞻　或偶虛於衮職　肆晴論思潤色之工　儀刑四海
進參国秉　則獨決於廟謨　進職経體贊元之任　出納万机
光被贊元之寀　参造化於陶鈞　柄轄一像佐年極以建時
具宣扶世之猷　贊彌綸於天地　泰階六符應文昌而辨位
唐宗圖任登庸首命於魏公　遂簡上心果膺嗣康之知
藝祖用賢遴選特先於居正　亟參大政　權贊鈞衡之任
協成長策　有若于陳十年而無弗　宜應泰階之六符
宏濟多艱　庶幾丙魏一体以相成　總差丞相之一等

周設三孤寅亮天地所以貳公洪化乃亦廊廟　賛中臺
漢置府府總統方畧不以一職名官　參秉事樞　參大政
延登丞弼之職　光膺詔綍　分天柄以參持　貳公洪化
參決鈞衡之務　參總政机　亜中台而並列　經體賛元
奉三接之青光　被天听之訪　進參宰路　聯三事於黄扉
參萬机之大政　躋近輔之班　參聯宰政　應六符於九鼎
謹九德於昕朝　浚明斯在　賛一国鈞　鶴本三公之序
參萬机於賢佐　寅亮惟多　參聞廟論　得陪論道之司
擢居四近之聯　參大政於昕朝　參賛萬机　陪大政
協賛萬机之務　陪中臺之國論　彌綸百度　賛洪鈞
協賛廟堂之上　參陪政路　與聞政机　賛貳國鈞
共圖機務之繁　入秉事樞　參貳鼎司　參聞廟論

左右丞

總說 自漢成帝建始四年 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光武始成其
二唯置左右丞 左右丞自此始也 漢官典職尚書左右
丞 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唐百官志 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
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臺不當者
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龍朔元年
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 之典左右丞掌管轄省
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百寮之文法分而視焉
注 丞者承也言承助令僕總理臺事也 晉傅咸云 左丞得奏
彈八座

故事 東觀漢記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遷 朝書留增秩拜尚書
遷僕射 楊喬 尚書侍郎左丞轉右丞自左臺閣閑練漢
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国政便宜 王隱晉書 劉暾字長 為尚
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出兼中丞 晉諸公贊 傅咸字長
虞為右丞甚臺閣大小望風自肅 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

彈八座以下居机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 于寶晉記郤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忠是規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於此洪聞悅服　晉[illegible]為左丞廉恭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郗隆為尚書即轉右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後坐事免　中興書孔坦差左氏隸有文章除尚書左丞內外並敬憚之　宋百官志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徐勉為尚書左丞目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称職　梁書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煬帝即位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文仲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仲文愷與

仲文竟坐得罪　唐劉洎主號日尚書萬機寔為政本是以入座比　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煩雜倍多於今左丞胄右丞魏證並曉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時右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白居易為校虞丞宣尚書右丞制云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

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冑魏證文杜
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
晉前命崔從揆左綱令乃命丞宣揆右轄無得戴劉魏杜專美
於真親中字文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
江夏王道宗嘗以私書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百疋
仍勞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中書令張說
擇左右丞之才舉王丘為左丞齊澣為右丞當時以為高選
元稹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乖公儀者七　韋思謙
初　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
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張說代源乾曜為
左丞親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張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
以敘其事　席豫大寶初改左丞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
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製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
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韋弘景拜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

十人弘景素以經亮彌及居綱轄之地即吏望風脩整　帝詞
立子濟天寶中投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
四六　全篇丞轄大臺進陪国論賢者在位君子得與豈將糾入
座而辨大官要以順四時而遂萬物出雲霓以下澤扶日
月以麗天明詔始頒公議交允伏惟　其官言有壇中得先公
之靜剛恩通神明跨伯氏而高妙器非近用者所就必脫天欲
大任者其始或勞時初嶮艱未免汞從於蕭菁心獨闕暇曾不
奪常於雷霆社公百應變之材斐公無左右之助顧斯文之未
喪得其羽以為儀起游道山進直青瑣發當年之蘊蓄破俗儒
之讖評玉堂揺毫飭王言於觳鳥臺正色立朝七於風霜令膺
夢求傾慰人望其鈺嗔無比嘗鹿君子之下交勞悴既殊空記
先王之餘論安敢彈冠而蘄㷀進且將拭目以覩太平
進班上轄　對揚国政　降之大任發紓經濟之源　伏審案言
總職文昌　均任柄塗　奮而有為協賛太平之通　進居丞轄

被帝　之溫文　澄百官之流品而人無間言　翕從人望
而折廷爭已開國士之風　祇膺恩制　惟丞對之近司
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功，進貳宰司　實紀綱之重寄
光被制綸　果膺休寵之隆　廟堂增九鼎之基　進聯四近
顯司政轄　進貳鈞衡之峻　象緯炳六符之色　入贊萬微
采膺當宁之求　六官成績方法意於名儒　總正臺綱
進筦中臺之峻　萬世永圖將登庸於真相　共謀王體
正尚書之名以總錄萬務　恢張王體何正圖富而兵強
高丞　之任以糾正六官　翊贊帝猷將見裡典而樂奉
既參台鉉之尊　光奉明恩　居文昌臺　綱轄之司
乃任股肱之寄　進躋左轄　被絳朝服　樞憲之府
總中臺之綱紀　憲銓轄之兩星　肅發之任　徽之振舉紀綱
正衛史之糾彈　副文昌之八坐　司百之官　宇之期習法令
帝景饒亮之節　少酬賢業存濟綱轄之嚴　宜蒙眷於中宸

揔正斷制之風　益簡上心即正公台之重　符非榮於左輔

檢正

總說　熙寧三年中書門下　奉旨議中書撿置士人為屬官舍欲置五房檢正公事三人兼以朝官先見宰相參政如常朝官禮撿正五房在提點之上

四六　被命九重　糾正列曹　與聞命令之原

陞草二省　躋升即位　通知臺省之政

擢總屬於政務　紫微密拱於天庭隸兩禁凝嚴之也

類明習於憲章　黃門親近於帝室妙萬化經綸之原

茂副選掄之寵　摘過丟以裨囯論　聖心之眷　宰旅

允膺榮擢之光　程期會以抵吏考　宰屬之除

左右司郎中

總說 隋煬帝於尚書都司初置左右司郎一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 唐正 二年改為郎中掌副尚書左右丞所管諸司事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左右司任九中臺詔勑稽違文案擁滯皆任其責

故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庶閒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正 武之衛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稍重唐劉洎上疏曰宜精簡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皆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 九國志吳王潛吳國建遷左司郎中無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譜諜靡散甲簿湮沒真偽相蒙潛雍容敷按坐客常滿隨才而授吳倫選有序潛之力也

陟為左司郎中彌綸省閣 白敏中有器識

智識高遠則可以彌縫國論　中臺總覈庶功

四六

材力敏濟則可以整飭省事　都公董正諸部

彌縫省闥　況都司之要官　吏選三餘　掌北斗之機衡

管轄事机　亦省闥之高選　文昌六職　揔南宮之樞紐

文昌之峯士　惟蟻封知良馬之藝　振舉紀綱　管轄之務

臺閣之望郎　惟肯綮見良庖之能　與聞治要　糾正稽遲

綱轄分贊　優游三省　條目　臺綱　元衡詳整

總督低資　分治六官　紀綱　治要　奚陟彌綸

列曹尚書

總說　漢書百官表成帝初置尚書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下物皆曰尚書如主者曰尚書主者也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　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机密也帝昭解釋名尚正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　晉

職官志按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閒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　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監池園苑事客曹主護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大曹是特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　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亨元年依舊

故事

後漢陳忠拜尚書使居三曹任成帝置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

張陵字處仲為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冀令出勅虎賁奪其劍冀跪謝陵劾之請以歲俸贖罪百寮肅然弟不疑曾舉陵孝廉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報私恩爾不疑有愧色

翟酺字子廣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以上試對故事天文道術以為第一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焉

魏朗字少英入為尚書再作紫微寒言譏禁省不屈豪右為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歸尚書再作紫微寒言譏禁省不屈豪右為百寮所服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蔡邕以持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鍾離意明帝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邑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乃賜庫錢三千萬　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寛敏於臭職
以厲郡寮秉執平直道而行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
楊喬字聖達拜尚書喬期中博推談術文辯優納王事明習國
家舊典故幹机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喬儀容偉麗每朝
賀天子傾意百僚側目　王傅字季習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
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戒内外不漏　朱穆為尚書讜言正直
續漢書李固上疏曰陛下有尚書　猶天之北斗為天喉舌尚
書陛下之喉舌華嶠後漢書常庇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
其患其源在尚書典樞机天下事一决之不可容也　張璠漢
記朱穆黨事禁錮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下置
弓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回避不敢移乃
呵之曰天子弓當戴之於首之上乃敢置地太不敬即收
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東觀漢記陳寵字昭公
為尚書周密慎時所薦輒手書草人莫得而知　袁松漢書伏

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　許劭字子將清醇有鑒識明帝
時為尚書正隱晉書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机不可勝教朝野伏
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
多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　晉中興書紫謨為尚書上疏
曰入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資有常　常訴集太僕杜
侯諫云入作納言光輝紫案　益部耆舊傳太尉李固薦楊淮
累世服事臺閣既關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机密特拜尚書
南史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武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
輿駕幸玄武官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
如此　蕭子範為足宗正謀都官常書衣五星懸權竜池紫宮
之曲　官根本聯曹建礼之內　魏應璩雜詩尚書統庶事官
又承法憲　後魏書肅宗靈太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郡臣
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柸敬屬元凱付栗　不仰羨翻名
位俱重當時　唐書玄宗故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

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下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谷太河湟一使與爾授亦清流高
班常伯比宿邪也